皇清經解續編

仁12
698
13

門仁12
號678
卷13

易圖明辨八

德清胡渭東樵著

後天之學

繫辭傳曰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南軒張氏曰乾坤其易之門言易出入於乾坤也乾坤其易之緼言易含蓄於乾坤也

本義曰緼所包蓄者猶衣之著音灼也易之所有陰陽而已凡陽皆乾凡陰皆坤畫卦定位則二者成列而易之體立矣乾坤毀謂卦畫不定乾坤息謂變化不行

語類曰乾坤只是說二卦此易只是說易之書與天地定位

易行乎其中之易不同行乎其中者卻是說易之道理又曰大抵易之言乾坤者多以卦言易立乎其中只是乾坤之卦既成而易立矣又曰乾坤只言卦易只是陰陽卦畫

按陰陽一畫但可謂之剛柔不可謂之乾坤凡言乾坤者皆純陽純陰之卦非三畫則六畫此經主三畫而言雜卦乾剛坤柔主六畫本義云凡陽皆乾凡陰皆坤則似一畫亦可謂之乾坤非經意也易謂卦畫之交易而成變化者乾坤成列則六子及重卦皆在其中故曰易之緼乾坤毀無以見易謂無乾坤二卦則六十四卦無由而出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謂無易書則天地變化之道不著殆與滅息相似此乾坤字義與上不同

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南軒張氏曰以卦言之乾之三奇乃陽物也坤之三耦乃陰物也三奇三耦索而爲六子互體卦變積而爲六十四此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也

本義曰諸卦剛柔之體皆以乾坤合德而成故曰乾坤易之門撰猶事也

按陰陽合德謂一再三索剛柔有體謂六子成列也因而重之爲六十四變化無窮皆出於乾坤二卦故曰易之門自康節有伏羲先畫一奇一耦之說世皆指乾坤爲一畫經旨鬱而不宣茲特爲正之

說卦傳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南軒張氏栻曰老陽爲父老陰爲母老陽能變故自下而索震爲長男自中而索艮爲少男老陰能變故自下而索巽爲長女自中而索離爲中女自上而索兌爲少女

本義曰索求也謂揲蓍以求爻也男女指卦中一陰一陽之爻而言

語類曰震一索而得男一段看來不當專作揲蓍看揲蓍有不依這序時便說不通大槩只是乾求於坤而得震坎艮求於乾而得巽離兌一二三者以其畫之次序言也

按揲蓍之說本諸漢上甚無理故語錄不從而本義乃未及改正李秀巖謂本義在前語錄在後其間有十數條意義尤密者此蓋其一也

文王八卦次序

乾父

坤母

震長男 ☳ 得乾初爻

坎中男 ☵ 得乾中爻

艮少男 ☶ 得乾上爻

巽長女 ☴ 得坤初爻

離中女 ☲ 得坤中爻

兌少女 ☱ 得坤上爻

長坎震

兄離巽

朱子答袁機仲書曰自初未有畫時說到六畫滿處者邵子所謂先天之學也卦成之後各因一義推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也今來諭所引繫辭說卦三才六位之說卽所謂後天者也先天後天既各自爲一義而後天說中取義又多不同彼此自不相妨不可執一而廢百也若執此說必謂聖人初畫卦時只見一箇三才便更不問事由一連便埽出三畫以擬其象畫成之後子細看來見使不得又旋劃壁添出後一半截此則全是私意杜撰補接豈復更有易邪又曰據邵氏說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無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卽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爲作傳者是也孔子旣因文王之易

以作傳則其所論固當專以文王之易爲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畫卦之所由則學者必將誤認文王所演之易便爲伏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原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與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而今新書原卦畫一篇亦分兩儀伏羲在前文王在後必欲知聖人作易之本則當考伏羲之畫若只欲知今易書文義則但求之文王之經孔子之傳足矣兩者初不相妨而亦不可以相雜來教乃謂專爲邵氏解釋而於易經無所折衷則恐考之有未詳也

按伏羲胷羅造化全體太極仰觀俯察近取遠取三才之道了了於心目之間便一連埽出三畫有何不可而必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作巧推排計邪一連埽出者爲私意杜撰補接然則逐爻生出者豈反非杜撰補接邪孔子之傳無一語推本伏羲者則已既有推本伏羲者則何以知兩儀四象爲伏羲之所畫而乾坤三索爲文王之所演邪先天後天强生分別前第六卷中辨之已詳知彼逐爻生出之爲謬則知一連埽出三畫而交易以成六子者眞伏羲之易而非文王之易矣曉人自解無庸辭費也

右論邵子文王八卦次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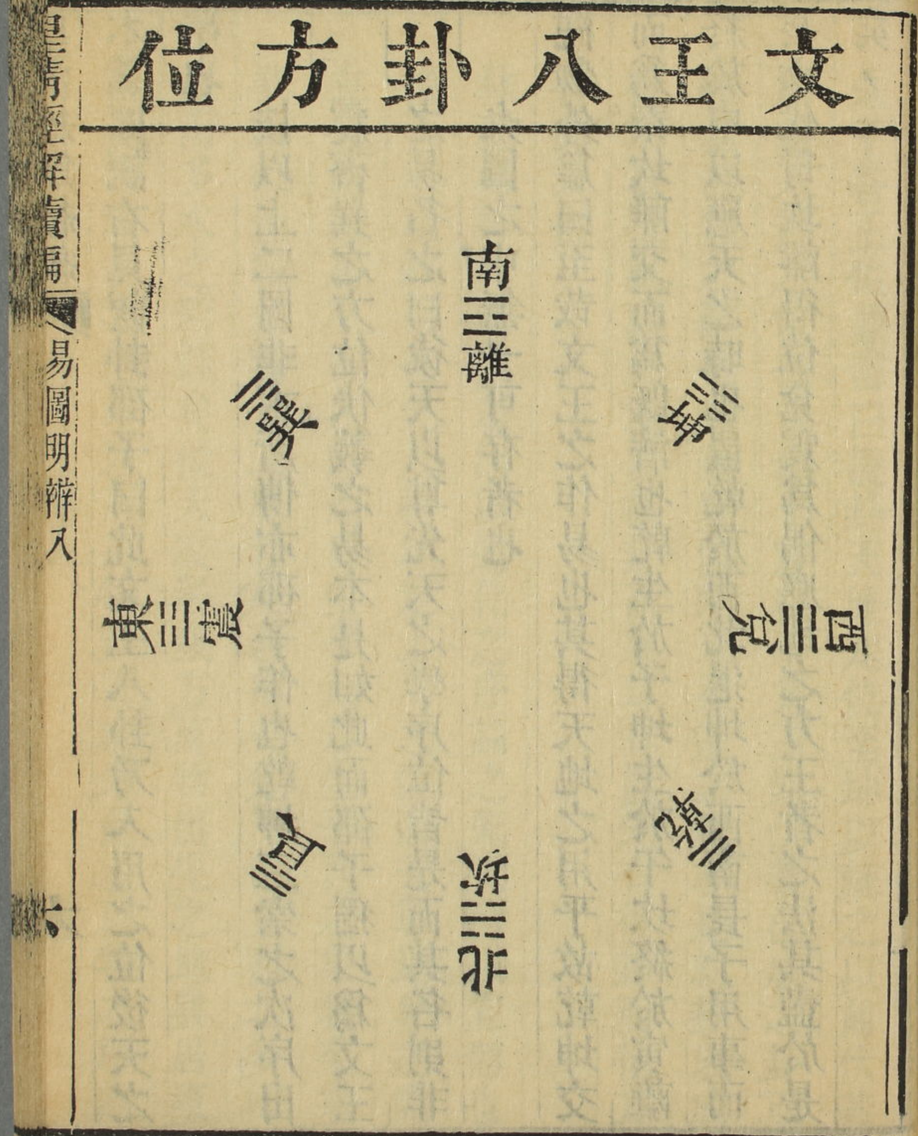
說卦傳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

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白雲郭氏曰自天地定位之後皆論八卦此章獨異復有重釋之辭蓋上論八卦之位未明言其所故下復明言之曰震東方也震東南也如是則无嫌於重釋之也

石門梁氏曰自東南至西皆母與三女之位自西北至東皆父與三男之位

文王八卦方位



本義圖說右見說卦邵子曰此文王八卦乃入用之位後天之學也

按以上二圖非古所傳亦邵子作也乾坤三索之次序出震齊巽之方位伏羲之易本是如此而邵子獨以爲文王之易名之曰後天以尊先天之學序位皆是而其名則非九圖之中無一可存者也

觀物外篇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爲泰坎離交而爲既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兌震爲偶應地之方王者之法其盡於是矣

朱子答王伯豐書曰說卦天地定位至坤以藏之以前伏羲所畫八卦之位也帝出乎震以下文王卽伏羲已成之卦而推其義類之辭也如卦變圖剛來柔進之類亦是就卦以成後用意推說以此爲自彼卦而來耳非眞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

林氏易裨傳法象篇曰以造化之序論之先天所以立體也後天所以致用也先天乾坤定上下之位而天尊地卑之體立矣坎離居左右之門而日生乎東月生乎西之象著矣震巽對峙而雷始於東北風起於西南矣兌艮角立西北多山東南多水之所鍾矣後天震居東方萬物出生之地巽居東南萬物潔齊之地坤西南萬物致養之地兌正西物之所說

乾西北陰陽之相薄坎正北物之所歸艮東北所以成終成始者也以陰陽之體論之巽離兌本陽體也而陰來交之震坎艮本陰體也而陽來交之伏羲之卦得陽多者屬乎陽得陰多者屬乎陰後天之卦得一陰者爲三女得一陽者爲三男先天之位三女附乎乾三男附乎坤陰附陽陽附陰也後天之位三男附乎乾三女附乎坤者陰附陰陽附陽也

黃氏象數論曰離南坎北之位見於經文而卦爻所指之方亦與之相合是亦可以無疑矣蓋畫卦之時卽有此方位易不始於文王故不當云文王八卦方位也乃康節必欲言文王因先天乾南坤北之位改而爲此朱子則主張康節之說過當反致疑於經文曰易言齊乎巽

不可曉曰坤在西南不成東北方無地曰乾西北亦不可曉如何陰陽來此相薄曰西方肅殺之氣如何言萬物之所說凡此數說有何不可曉巽當春夏之交萬物畢出故謂之齊觀北地少雨得風則生氣郁然可驗也夏秋之交土之所位故坤位之非言地也若如此致難則先天方位巽在西南何不疑東北無風邪其餘七卦莫不皆然乾主立冬以後冬至以前故陰陽相薄觀說卦乾之爲寒爲冰非西北何以置之萬物告成於秋如何不說朱子注元亨利貞之利曰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於時爲秋於人爲義而得其分之和非說乎顧未嘗以肅殺爲嫌也然則朱子所以致疑者由先天之說先入於中故曰主張太過也康節曰乾坤交而

爲泰言文王改先天圖之意先天乾南坤北交而爲泰故乾北坤南坎離交而爲既濟先天坎西交而爲既濟故離南坎北乾生於子先天乾居午而其生在子故下而至北坤生於午坤居申所謂交者不取對待言之也卽以對待而論則乾南坤北坎西離東坎西者亦必離西坎東而後既濟之形可成也今坤在西南乾在西北離東坎西者亦必離西坎東而後泰之形可成也今離在上坎在下於義何居藉曰再變而後爲今位是乾南坤北之後離南坎北之前中間又有一方位矣乾位戌坤位未坎位子離位午於子午寅申皆無當也康節又曰震兌始交者也陽本在上陰本在下陽下而交於陰陰上而交於陽震一陰在上故爲始交故當朝夕之位坎離交之極者也坎陽在中離陰在中故爲交之極故當子午之位四正皆爲用位巽艮不交而陰陽猶雜也巽一陰在下艮一陽在上適得上下本然故爲不交故當用中之偏乾坤純陽純陰故當不用之位東方陽主用西方陰爲不用夫氣化周流不息無時不用若以時過爲不用則春秋不用者多矣子午冬夏不用者卯酉安在四正之皆爲用位也必以西南西北爲不用之位則夏秋之交秋冬之交氣化豈其或息乎康節又曰乾坤縱而六子橫逆之本也先天之位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由前之說則後自坎離以外皆橫也由後之說則前自坎離以外皆縱也圖同而說異不自知其遷就與是故離南坎北之位本無可疑自康節以爲從先天改出牽前曳後始不勝其支離朱子求其所以改之之故而不可得遂至不信經文吁可怪也

魏志管輅傳注引輅別傳謂劉邠曰輅不解古之聖人何以處乾位於西北坤位於西南夫乾坤者天地之象然天地至大爲神明君父覆載萬物生長撫育何以安處二位與六卦同列今按說卦之方位秦漢諸儒未有疑之者疑之自管輅始蓋其時魏伯陽之學已行乾南坤北之位略有端倪輅心善之因發難以導邠而邠不能問故未竟其說也朱子酷愛參同契八卦之方位斷後先天遂覺出震齊巽等無一不可疑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勢所必至也至謂此章與卦變俱是成卦後用意推說則又儗非其倫矣林德久深斥劉牧之鉤隱可謂卓識而獨於先天方位則附會其意而爲之辭亦以康節非牧流輩耳然二人品格

雖相去懸絕而圖學之無當於經則一也德久豈未之思乎

右論邵子文王八卦方位

長沙王賓校
善化劉鐸校

南菁書院
德清胡渭東樵著

易圖明辨九

卦變

繫辭傳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白雲郭氏曰易之爲道數遷而變動未嘗止周流六爻或以下而升上或由上而降下以剛易柔以柔易剛不可以常道拘也唯變所適而已此之謂易之道也

漢上朱氏曰訟彖曰剛來而得中隨彖曰剛來而下柔蠱彖曰剛上而柔下噬嗑彖曰剛柔分動而明賁彖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下柔无妄彖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大畜彖

曰剛上而尙賢咸彖曰柔上而剛下損彖曰損上益下又曰損剛益柔益彖曰損上益下又曰自上下下渙彖曰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節彖曰剛柔分而剛得中剛者陽爻也柔者陰爻也剛柔之爻或謂之來或謂之分或謂之上下所謂唯變所適也此處氏蔡景君伏曼容蜀才李之才所謂自某卦來之說也

東坡蘇氏曰凡易之所謂剛柔者皆本諸乾坤也乾施一陽於坤以化其一陰而生三子皆一陽而二陰凡三子之卦有言剛來者明此本坤也而乾來化之坤施一陰於乾以化其一陽而生三女皆一陰而二陽凡三女之卦有言柔來者明此本乾也而坤來化之

東谷鄭氏汝諧曰易始於畫畫始於乾坤自乾坤而爲八卦乾坤之變極矣自八卦而爲六十四八卦之變極矣八卦皆乾坤所生六十四卦皆八卦所生此作易之本旨也傳易者懼其說之簡易而無以自託於艱深之地於是有互體卦變之說又云乾坤大父母也復姤小父母也夫父母十也安得大小之別

按參同契云乾坤者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是衆卦皆生於乾坤也李鄴爲先天之學而其卦圖乃以復姤臨遯泰否肚觀皆爲生卦之母則是顯背伯陽矣希夷之傳豈若是乎既失參同之旨又非彖傳之意東谷譏之有以也

彖傳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

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地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黃氏象數論曰卦變之說由泰否二卦小往大來大往小來而見之而夫子彖傳所以發明卦義者於是爲多固易中一大節目也上經三十六卦反對之爲十二卦下經三十四卦反對之爲十六卦乾坤頤大過坎離中孚小過不可反對則反其奇偶以相配卦之體兩相反爻亦隨卦而變顧有於此則吉於彼則凶於此則當位於彼則不當位從反對中明此往來倚伏之理所謂兩端之執也行有无妄之守反有天衢之用時有豐亨之遇反有羈旅之悲非以此卦生彼卦也又非以此爻換彼爻也

按易有聖人之道四變居一焉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變者易中之大義也觀孔子之言曰上下无常剛柔相易內陽而外陰內柔而外剛則凡彖傳之剛柔往來上下內外皆主卦變而言可知矣然諸儒概以一爻言之故唯三陰三陽之卦可通而二陰二陽之卦則不可通无妄剛自外來升柔以時升之類是也唯以反對言之則无不可通蓋卦可以該爻而爻不可以該卦卦變則爻隨而動矣坤索乾得震坎艮以一剛爲主乾索坤得巽離兌以一柔爲主彖傳所稱剛柔或指卦或指爻隨文立義可也大抵三

陰三陽泰否以卦言餘皆以爻言二陰二陽則必以卦言然其所主者陽卦之一剛陰卦之一柔耳

右論古卦變

虞仲翔卦變圖

一陰一陽之卦各六皆自復姤而變

䷗復
䷆師初之二
䷎謙初之三
䷏豫初之四
䷇比初之五
䷖剝初之六

䷫姤
䷌同人初之二
䷉履初之三
䷈小畜初之四
䷍大有初之五
䷪夬初之六

二陰二陽之卦各九皆自臨遯而變

䷒臨
䷭升初之三
䷧解初之四
䷜坎初之五
䷆蒙初之上
䷣明夷二之三
䷐震二之四
䷻屯二之五
䷚頤二之上

䷠遯
䷘无妄初之三
䷑家人初之四
䷝離初之五
䷰革初之上
䷅訟二之三
䷸巽二之四
䷱鼎二之五
䷛大過二之上

三陰三陽之卦各十皆自泰否而變

䷊泰
䷩恆初之四
䷰井初之五
䷑蠱初之上
䷒臨二之四
䷾既濟二之五
䷕賁二之上
䷵歸妹三之四
䷻節三之五
䷨損三之上

䷋否
䷓益初之四
䷜噬嗑初之五
䷐隨初之上
䷟渙二之四
䷿未濟二之五
䷱困二之上
䷴漸三之四
䷶旅三之五
䷞咸三之上

四陰四陽之卦各九皆自大壯觀而變

䷡大壯
䷫重大過初之五
䷝重鼎初之上
䷰重革二之五
䷷重離初之上
䷹兌三之五
䷥睽三之上
䷄需四之五
䷢大畜四之上

䷓觀
䷗重頤初之五
䷇重屯初之上
䷧重蒙二之五
䷜重坎二之上
䷳艮三之五
䷸蹇三之上
䷢晉四之五
䷬萃四之上

變例之卦二
䷆中孚

䷽小過

凡變皆從乾坤來

䷀乾

䷁坤

黃氏象數論曰卦之言卦變者莫備於虞仲翔其法以兩爻相易主變動者止一爻四陰四陽卽二陰二陽之卦也其變不收於臨遯之下者以用臨遯生卦則主變須二爻皆動而後餘卦可盡不得不別起觀壯有四陰四陽而不用五陰五陽之夬剝者以五陰五陽之卦已盡於姤復無所俟乎此也中孚小過爲變例之卦何也中孚從二陰之卦則遯之二陰皆易位從四陰之卦則大壯三四一時俱上小過從二陽之卦則臨之二陽皆易位從四陰之卦則觀之四五相易皆在上卦睽之柔進上行大壯三上相易皆在內卦非外來晉之柔進上行易柔爲下行蹇之往

卦則臨之二陽皆易位從四陰之卦則觀三四一時俱上所謂主變之卦以一爻升降者至此而窮故變例也猶反對之卦至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而亦窮也虞氏之卦變脈絡分明如此當時所著周易集林今既不傳其見於李鼎祚易解中者語焉不詳朱漢上據之以定虞氏卦變遂有此然彼否之異無怪趙汝楳謂其錯雜無統也某追尋其緒而後知漢上之誤然四陰四陽與二陰二陽畢竟相錯不能不有重出之卦此八卦者重於大壯者爲大過鼎革離重於觀者爲頤屯蒙坎其主變屬之臨遯乎屬之大壯觀乎抑兼屬之乎其說有時而窮也以彖傳證之如无妄之剛自外來遯之初三相易皆在內卦非外來晉之柔進上行觀之四五相易皆在上卦睽之柔進上行大壯三上相易柔爲下行蹇之往

得中（觀三上相易不得爲中）皆不能合此虞氏之短也

蘇子瞻言剛柔相易皆本諸乾坤程子亦專以乾坤言卦變本之蜀才曰此本乾卦此本坤卦荀爽曰謙是乾來之坤非剏論也但三陰三陽之卦此往彼來顯然可見其他則來者不知何來往者不知何往如无妄剛自外來外卦之乾未嘗損一剛也而云自外來不已背乎故朱子曰程子專以乾坤言卦變然只是上下兩體皆變者可通若只一體變者則不通蓋已深中其病矣然較之虞氏而下鑿空爲說者某以爲獨優也

右論虞氏卦變

李挺之變卦反對圖

乾坤二卦爲易之門萬物之祖圖第一（舊本曰功成無爲圖）

乾老陽 ䷀

坤老陰 ䷁

乾坤相索三變六卦不反對圖第二

坤體而乾來交 頤 ䷚ 小過 ䷽ 坎 ䷜

乾體而坤來交 大過 ䷛ 中孚 ䷼ 離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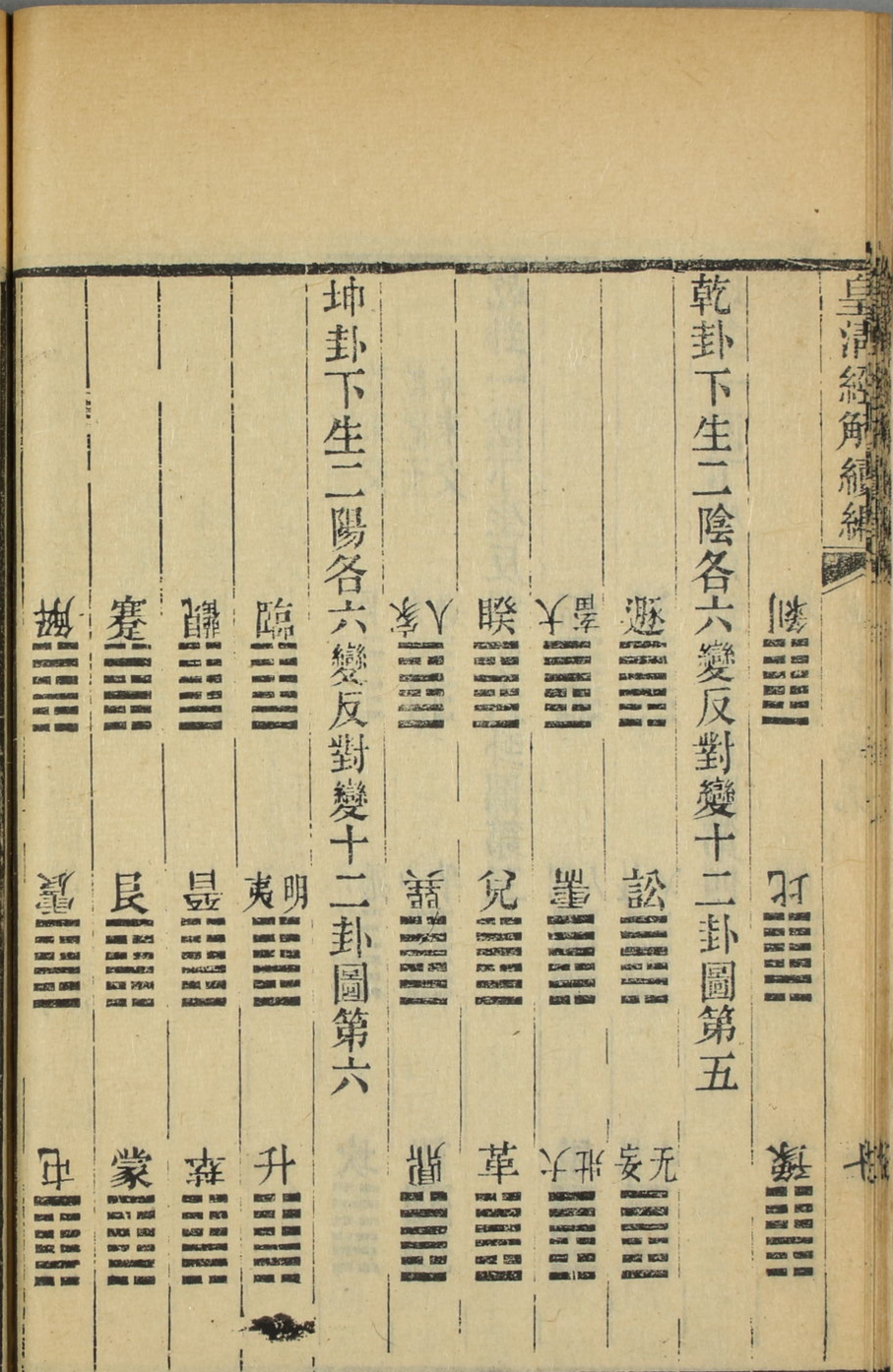
乾卦一陰下生反對變六卦圖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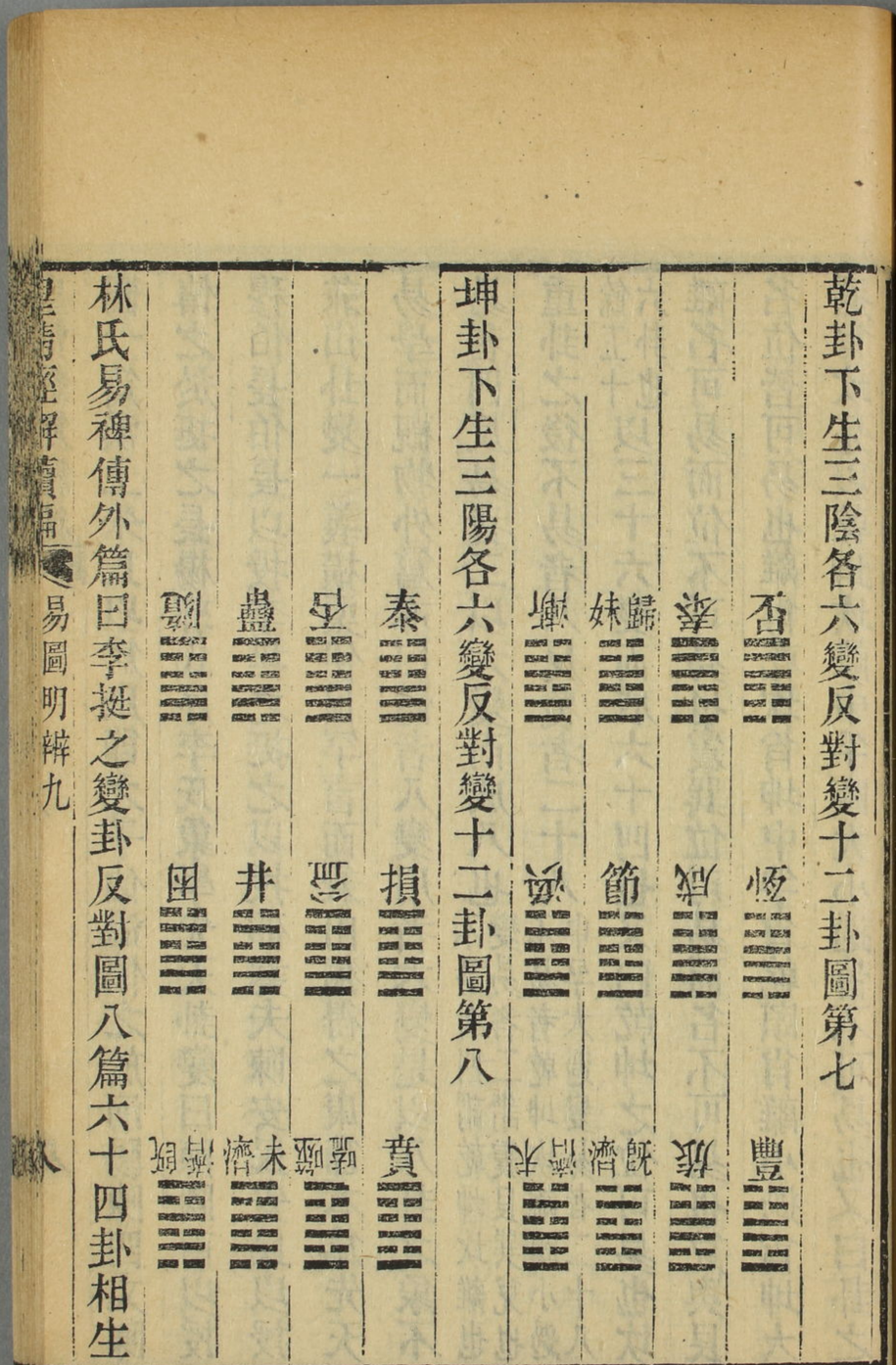
姤 ䷫ 同人 ䷌ 履 ䷉

䷄ 晉 ䷢ 小畜 ䷈

坤卦一陽下生反對變六卦圖第四

復 ䷗ 師 ䷆ 謙 ䷎





林氏易裨傳外篇曰李挺之變卦反對圖八篇六十四卦相生

圖一篇漢上朱氏以爲康節之子伯溫傳之於河陽陳四丈陳
傳之於挺之長楊郭氏序李氏象學先天卦變曰陳圖南以授
穆伯長伯長以授李挺之挺之以授邵堯夫陳安民安民以授
兼山卦變一義橫渠伊川罕言而兼山獨得之康節本爲先天
易學而觀物外篇亦曰體者八變用者六變是以八卦之象不
易者四反易者二以六變而成八也不易者四謂乾坤坎離也
重卦之後不易者八反覆者二十八變易者二十八
餘五十 中孚大過變易者二十八
六卦也以三十六變而成六十四也又曰乾坤之位可易也坎
離名可易而位不可易也震巽位可易而名不可易也兌與艮
名位皆可易也離肖乾坎肖坤中孚肖乾頤肖離小過肖坤大
過肖坎是以乾坤坎離中孚頤大小過皆不可易也又曰卦之
反對皆六陽六陰也在易則六陽六陰者十有二對也去四正
則八陽四陰八陰四陽者各六對也十陽二陰十陰二陽者各
三對也此以三陰三陽爲主而變也六陰六陽十二對者否變
泰咸恆豐旅漸歸妹渙節既濟未濟六對四正初經則
乾坤坎離重卦則頤中孚大過小過八陽四陰八陰四陽各六
對者遯變大壯需訟无妄大畜睽家人兌革六對臨變觀明夷
晉升萃蹇解艮震蒙屯六對十陽二陰十陰二陽各三對者姤
變夬同人大有履小畜三對復變剝師比謙豫三對凡五十六
也而此有三十對者否泰司啟閉之節
既濟未濟當四隅之位所以重用一卦乾坤本也坎離用也乾
坤坎離上篇之用也咸兌艮震巽下篇之用
也頤大過小過中孚二篇之正也故曰至哉文王之作易其得
天地之用乎大抵卦變八圖陽在下者以升爲變在上者以降
爲變故升降之對此爲升則彼爲降此爲降則彼爲升然康節
先天之學不泥書言而猶有卦變之說何邵曰大易之道本之

氣數之自然觀先天圖則可知出生之統體矣今六十四卦兩兩相比若近於反對者觀序卦之先後皆有深意要非三陰三陽反對不反對云者近世復有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反對不反對皆本八卦以求合於十有八變者其巧愈甚矣要之卦變之義易之一端耳若以爲易道盡於是要非康節所以望後世者姑錄之以爲外篇之首

顧氏曰知錄曰卦變之說不始於孔子周公繫損之六三已言之矣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是六子之變皆出於乾坤無所謂自復姤臨遯而來者當從程傳蘇軾王炎皆同此說

黃氏象數論曰虞仲翔之釋比曰師二上之五得位蜀才曰此本師卦六五降二升五亦已發其端矣特未以此通之於別卦也至李挺之所傳變卦反對圖可謂獨得其眞而又與六十四卦相生圖並出則擇焉而不精也其後來知德頗以此說變而以反對者爲綜奇偶相反者爲錯於頤過八卦相反之外取反對者而亦復錯之不知奇偶相反之中暗寓反對非別出一義也若又有相反一義何以卦爻略不之及乎爲卦爻之所不及者可以無待於補矣渭按大傳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主著策而言來氏斷章取義爲錯綜圖殊非經旨其說以爲一左一右曰錯一上一下曰綜錯本圓圖自乾坤至復姤凡六十四綜本序卦自屯蒙至既濟未濟凡二十八此圖於經無所用故後不復著

按六十四卦兩兩相比無不反對其陰陽相背者八卦雖無變體亦反對也反對實文王演卦之一義象傳本此以

釋經剛柔之往來上下一覽而得不可謂孔子之說非文王之說也李氏反對圖首列乾坤二卦爲易之門則諸卦宜皆出於乾坤而乃乾坤下生之卦一陰生自姤一陽生自復二陰生自遯二陽生自臨三陰生自否三陽生自泰何其紛糾之甚也康節親受此圖故有乾坤大父母姤復小父母之說夫乾坤生六子是爲八卦因而重之遂爲六十四六十四卦皆乾坤之所生也姤復遯臨否泰同在六十四卦之中安能生諸卦乎然姤復以一爻升降其蹤跡猶可尋求遯臨否泰則兩三爻遞爲升降而否泰二濟未免重出益雜亂而無章矣乾坤雖諸卦所自出第以象傳證之則唯三陰三陽者可通而二陰二陽者不可通不如專主反對之爲得也

康節以文王所演爲後天則卦變似非先天之學然其論卦之反對曰乾坤本也坎離用也乾坤坎離上篇之用也咸兌艮也恆震巽也兌艮震巽下篇之用也此卽參同契以乾坤坎離牝牡震巽艮兌之意而乾坤大父母姤復小父母則又圓圖陽生子中陰生午中之精義也乃知卦變亦希夷所傳均屬先天之學故朱子附列於邵子六圖之後云

李挺之六十四卦相生圖

乾坤者諸卦之祖　姤 ䷫　乾一交而爲姤

坤一交而爲復

復 ䷗

凡卦一陰五陽者皆自復卦而來復一爻五變而成五卦

師䷆　謙䷎　豫䷏　比䷇　剝䷖

凡卦五陽一陰者皆自姤卦而來姤一爻五變而成五卦

同人䷌　履䷉　小畜䷈　大有䷍　夬䷪

遯䷠　臨䷒

凡卦四陰二陽者皆自臨卦而來臨五復五變而成十四卦

第一四變　明夷䷣　震䷲　屯䷂　頤䷚

遯䷠　乾再交而爲遯

臨䷒　坤再交而爲臨

第二復四變　升䷭　解䷧　坎䷜

蒙䷃

第三復三變　小過䷽　蹇䷦　艮䷳

第四復二變　蹇䷦　觀䷓

第五復一變　艮䷳　晉䷢

凡卦四陽二陰者皆自遯卦而來遯五復五變而成十四卦

第一四變　訟䷅　巽䷸　鼎䷱

大過䷛

第二復四變　无妄䷘　家人䷤　離䷝

革䷰

第三復三變　中孚䷼　大畜䷙　大壯䷡

第四復　晉　需
二變　晉　需
第五復　兌　乾
一變　兌　乾

否　乾三交而爲否

泰　坤三交而爲泰

凡卦三陰三陽者皆自泰卦而來泰三復三變而成九卦

第一　歸妹　節　損
三變　歸妹　節　損
第二復　豐　既濟　賁
三變　豐　既濟　賁
第三復　恆　井　蠱
三變　恆　井　蠱

凡卦三陽三陰者皆自否卦而來否三復三變而成九卦

第一　漸　旅　咸
三變　漸　旅　咸
第二復　渙　未濟　困
三變　渙　未濟　困

第三復　益　蹇　隨
三變　益　蹇　隨

林氏易裨傳外篇曰李挺之六十四卦相生圖其傳授見於反對圖中漢上朱氏曰始虞氏卦變乾坤生坎離乾息而生復臨泰大壯夬坤消而生姤遯否觀剝自復來者一卦豫自明夷來者四卦明夷解升震自泰來者九卦蠱賁恆損井歸妹豐節既濟自大壯來者六卦需大畜大過睽鼎兌自夬來者一卦同人自遯來者五卦訟无妄家人革巽自否來者八卦隨噬嗑咸益萃艮自觀來者五卦晉蹇頤困漸渙未濟自剝來者一卦謙而屯生於坎蒙生於艮比生於師頤小過生於晉睽生於大壯或生於无妄旅生於賁或生於噬嗑中孚生於訟小畜變需上履變訟初姤無生卦師比同人大有四卦李鼎祚取蜀才虞氏之書補其三卦大有而頤卦虞以爲生於晉侯果以爲生

於觀今以此圖考之其合於圖者三十有六卦又時有所疑不合者二十有八卦夫自下而上謂之升自下而上謂之降升者生也息也降者消也陰生陽陽生陰陰復生陽陽復生陰升降消息循環無窮然不離於乾坤一生二二生三至於三極矣故曰乾坤大父母也姤復小父母也嘗攷之諸儒之論相生者始於虞翻蜀才近世漢上朱氏用以解易然卦之六十有四由八卦相錯而成也未有先有復姤臨遯泰否而後有諸卦者傳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攷夫震巽坎離艮兌相合而後成卦今謂震坎艮生於臨巽離兌生於遯毋乃顛倒而不通耶邵康節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爲陽之母陽爲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爲復父生長女而爲姤是以陽起於復而陰起於姤也又曰易始於乾坤而交於復姤蓋剛交柔而爲復柔交剛而爲姤自此而變無窮矣由前之說則陽生於子陰生於午之義也由後之說則十二辟卦剛柔相摩之義也今論卦變相生之說曰易於賁曰柔來而文剛剛上而文柔節曰剛柔分而剛得中无妄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大傳曰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是故有斯義也要之六十四卦之變皆本於八卦而八卦之重又本於乾坤之奇偶今卦之反對則兼上下體六十四卦相生則專用下卦爲變是亦一家之學耳謂易道盡在於是則未也姑取其大概著於篇

黃氏象數論曰六十四卦相生圖不以觀壯四陰四陽之卦爲主變可以無虞氏重出之失矣然臨遯自第二變以後主

變之卦兩爻皆動在彖傳亦莫知適從又不如虞氏動以一爻之有定法也方實孫有易卦變合圖與相生圖同至兩爻交動則稍更其次序朱風林升分爲內外體有自十辟卦所變者乾坤無變故十二辟卦去之爲十卦一陽在內體自復變凡二卦師謙一陽在外體自剝變凡二卦豫比二陽在內體自臨變凡二卦升明夷二陽在外體自觀變凡二卦晉革二陽在內體一陽在外體自泰變凡九卦與相生圖同一陰在內體自姤變凡二卦同人履一陰在外體自夬變凡二卦小畜大有二陰在內體自遯變凡二卦无妄訟二陰在外體自大壯變凡二卦需大畜二陰在內體一陰在外體自否變凡九卦與相生圖同有自六子卦所變者二陽分在內外不處震之主爻者自震變蹇解屯二陰分在內外不處巽之主爻者自巽變睽革不處離之主爻者自離變中孚大過不處兌之主爻者自兌變家人鼎各得二卦其自十辟卦所變者以一爻升降其自六子卦所變者以兩爻升降自三陰三陽而外主變之卦多所生之卦少何其頭緒之紛紜也渭按朱風林卦屬杜撰而且於經無所用故後不復著

小過頤

按李挺之言卦變莫善於反對莫不善於相生反對者經之所有相生者經之所無也六十四卦相生圖蓋從乾坤三索之義而推之於六畫以爲卦變純乾純坤一交而爲姤復再交而爲遯臨三交而爲否泰是亦可以已矣而又以姤初之一陰復初之一陽遯升以訖於上遯臨之二陰

二陽否泰之三陰三陽亦如之夫姤復以一爻主變猶有定法若遯臨否泰則兩爻俱動或獨升或同升主變者非一紛然而無統紀矣且六子純卦亦不過因而重之今乃謂震坎艮生於臨巽離兌生於遯有是理乎甚矣此圖之贅肬也

三陰

遯 ䷠ 否 ䷋ 觀 ䷓

訟 ䷅ 巽 ䷸ 漸 ䷴

四陰

咸 ䷞ 渙 ䷺ 晉 ䷢

未濟 ䷿ 萃 ䷬

二陰旅 ䷷

五陰

困 ䷮ 艮 ䷳

鼎 ䷱ 蠱 ䷑ 賽 ䷦ 剝 ䷖

大過 ䷛ 小過 ䷽ 比 ䷇

同人 ䷌ 无妄 ䷘ 井 ䷯

恆 ䷟ 蒙 ䷃ 豫 ䷏

六陰

月窟陰生履 ䷉ 家人 ䷤

六陽小畜 革 益 解 謙
大有 中孚 筮嗑 升 師
夬 睽 隨 頤 復
五陽兌 賁 屯 一陽
大畜 旣濟 震
需 豐 明夷
剝 損 臨
四陽節 二陽
蒙
泰
三陽

陽生天根

邵子皇極經世書曰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是以乾坤屢變而不離乎中也又曰自下而上謂之升自上而下謂之降升者生也降者消也故陽生於下陰生於上是以萬物皆反生也又曰陰生陽陽生陰陰復生陽陽復生陰是以循環而無窮也

乾坤吟曰道不遠於人乾坤只在身誰能天地外別去見乾坤

俞氏曰乾坤陰陽之純坎離陰陽之交乾純陽爲天故居中之上坤純陰爲地故居中之下坎陰中含陽爲月離陽中含陰爲日故居乾坤之中其餘六十卦自坤中一陽之生而至五陽則升之極矣遂爲六陽之純乾自乾中一陰之生而至五陰則降之極矣遂爲六陰之純坤一升一降上下往來蓋循環而無窮也天地如此人身亦如此子時氣到尾閭丑寅

在腰間卯辰巳在脊膂午在泥丸未申酉在胸膈戌亥則又
歸於腹中此一日之升降然也一息亦然呼則自下而升於
上吸則自上而降於下在天則應星而如斗指子午在地則
應潮而如月在子午子午蓋天地之中也參同契云合符行
中又云運移不失中又云浮游守規中人能知吾身之中以
合乎天地之中則乾坤不在天地而在吾身矣

按希夷先天之學參同契之的傳也伯陽所言無非丹道
其曰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既無常
蓋借易剛柔往來上下以明人身二氣之升降與夫子象
傳所言不同指而李氏六十四卦相生圖於丹道絕無交
涉安在其爲先天邪竊疑穆修受學於希夷唯有反對圖
而相生則李氏以意爲之頗緣飾以儒者之義理故其圖
彷彿虞仲翔多與象傳相合唯石澗直圖上乾下坤而坎
離居中正得乾坤爲鼎器坎離爲藥物之意又據邵子天
根月窟之說自坤中一陽生而升至五陽遂爲六陽之純
乾自乾中一陰生而降至五陰遂爲六陰之純坤一升一
降上下往來與伯陽之義脗合且諸卦皆生於乾坤無姤
復小父母之疵而四陰二陽與坎並列四陽二陰與離並
列亦皆井然有條理無重出之病勝李氏二圖遠甚然石
澗未嘗自名爲卦變也第因邵子有橫圖圓圖方圖而更
作先天直圖以申其意自余觀之此圖既非六十四卦之
次序又非六十四卦之方位正可作卦變圖耳異哉石澗

能於三百餘歲後紹聞知之統使呼吸上下往來之象一望瞭然眞希夷先天之學而邵子所不及圖者也故附列李氏二圖之末以質於後之君子

右論李氏卦變

朱子卦變圖

本義圖說曰彖傳或以卦變爲說今作此圖以明之蓋易中之一義非畫卦作易之本指也

凡一陰一陽之卦各六皆自復姤而來 五陰五陽卦同圖異

剝 比 豫 謙 師 復

夬 大有 小畜 履 同人 姤

凡二陰二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臨遯而來 四陰四陽卦同圖異

頤 屯 震 解 蒙 坎 艮 蹇 小過 晉 萃

觀 大過 鼎 巽 訟 遯 家人 革 離 无妄 兌 睽 中孚 需 大畜 大壯

凡二陰二陽之卦各二十皆自否泰而來

損 歸妹
節 既濟
賁 豐
噬嗑 隨
益
蠱 井 恆
未濟 困
渙
旅 咸
漸
否
咸 旅 漸 否
泰

困 未濟 渙
井 蠱
恆
隨 噬嗑 益
既濟 賁
豐
節 損
歸妹
泰
凡四陰四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大壯觀而來二陰二陽
大畜 需 大壯
圖已見前

䷺睽 兌 中孚

䷧離 革 家人

䷠无妄 大過 鼎

䷸巽 訟 遯

䷬萃 晉 觀

䷦蹇 艮

䷽小過 ䷮坎 蒙 解

䷭升 屯 頤 震

䷟明夷 臨

凡五陰五陽之卦各六皆自夬剝而來一陰一陽圖已見前

䷪大有 夬 小畜

䷉履
䷌同人
䷍姤
䷖剝
䷏豫
䷎謙
䷆師
䷗復

黃氏象數論曰朱子言以彖傳考之說卦變者凡十九卦蓋言成卦之由則不言所變之爻此是朱子自言其卦變也繫辭傳曰爻者言乎變者也易中何卦不言變辭有隱顯而理無不寓即證之彖辭亦非止十九卦也訟剛來而得中以需之反對觀之彼得正又得中此但得中不能得正泰否之往來所謂反其類隨剛來而下柔蠱剛上而柔下二卦反對蠱上之剛自外卦來初居二三之下隨初剛自下而上上柔自上而下噬嗑柔得中而上行賁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前卦謂六二上行爲五後卦言六五自外卦而入內初九從下卦而至上无妄剛自外而爲主於內大畜剛上而尚賢无妄之初九自大畜上爻外卦來爲內卦之主大畜之上九自无妄初爻而上咸柔上剛下恆剛上柔下咸指上六九三恆指九四初六晉柔進而上行明夷之六二上行爲六五睽柔進而上行家人之六二上行爲六五蹇

往得中也解其來復吉乃得中也蹇之九五自解內卦故曰往解之九二自蹇外卦故曰來升柔以時升升上卦之柔皆萃卦所升鼎柔進而上行鼎五由萃二而上漸進得位漸九五當歸妹居二爲不得位渙剛來而不窮者節五來二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柔在三失位在四得位此朱子所謂十九卦之象辭皆以反對爲義者也需位乎天位以正中也自訟九二而來得中又得正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益損上益下自上下下由損觀之似以三爻益上爻由益觀之似以四爻益初爻小畜密雲不雨反對爲履履下之兌澤氣成雲故曰密雲兌變而巽風以散之故曰不雨大有應乎天而時行方其同人在二之時應乎天也今時行而居其位嫌地道卑而上行地道指坤豫在下卦爲卑謙在上卦爲上行臨至於八月觀二陽在上臨二陽在下自臨至觀歷八爻故言八月復七日來復剝一陽在上復一陽在下自剝至復歷七爻故言七日明夷初登於天言晉後入於地言明夷夬所尚乃窮對姤爲言井改邑不改井兌爲剛鹵之地變而爲巽則近利市三倍是改邑也坎不變是不改井也皆對困言之歸妹征凶位不當也漸之二五皆當位至歸妹皆不當旅柔得中乎外在豐爲得中乎內巽柔皆順乎剛兌剛中而柔外兌柔不順乎剛巽柔中而剛外二卦相反既濟剛正而位當未濟不當位二卦亦相反此朱子十九卦以外亦皆以反對爲義者也反對之窮而反其奇偶以配之又未嘗不暗相反對於其間

如中孚上爻之翰音反對卽爲小過初爻之飛鳥頤之口實由大過之兌大過士夫老夫由頤之艮震此序卦之不可易也奈何諸儒之爲卦變紛然雜出而不能歸一乎

朱子卦變圖一陰一陽與五陰五陽相重出二陰二陽與四陰四陽相重出泰與否相重出除乾坤之外其爲卦百二十有四蓋已不勝其煩矣易之上下往來皆以一爻升降爲言既有重出則每卦必有二來從其一則必舍其一以彖傳附會之有一合必有一不合就其所謂一來者尚有兩爻俱動竝其二來則動者四爻矣原諸儒卦變之意所以明其自復姤臨遯否泰大壯觀夬剝而來者以其卦惟此一爻之故變爲別卦是以脈絡可尋而定爲主變使一卦之中頭緒紛然爻爻各操其柄則彼卦之體已不復存猶可認其自某所而來乎朱子雖爲此圖亦自知其決不可用所釋十九卦彖辭盡舍主變之卦以兩爻相比者互換爲變訟則自遯二三相換泰則自歸妹三四相換否則自漸三四相換隨則自困初二相換自噬嗑五上相換自未濟初與二五與上相換蠱則自賁初二相換自井五上相換自既濟初與二五與上相換自損二三相換自既濟五上相換无妄則自相換噬嗑則自益四五相換賁則自損二三相換大畜則自需五上相換大壯則自觀四五相換睽則自中孚二與三四相換自同人與五相換自鼎則自巽四五相換蹇則自小過□□□□□升□□相換漸則自□□□□旅四五相換□□□□□□□□□或□□□□□□□□□□□□自兩卦三卦多寡不□□

□□□□以其□□□□此下九卦中朱子之所舉者亦有□
□□之自无妄初二相換自巽三四相換隨之自既濟三四相換蠱之自未
濟三四相換噬嗑之自未濟初二相換自賁三四相換自隨五上相換賁之自蠱
初二相換自噬嗑三四相換无妄之自家人三四相換大畜之自睽三四相換咸
之自困二三相換恆之自井四五相換晉之自艮三四相換自萃五上相換睽
自大畜三四相換自兌五上相換蹇之自坎二三相換自萃三四相換困之自艮五上相換
解之自震初二相換自小過二三相換自坎四五相換升之自明夷初二相換鼎
之自離初二相換自大過五上相換漸之自否三四相換渙之自益初二相換自
未濟四五相換復得二十九卦而兼之者不與焉此二十九卦者
以爲有用乎則爲象辭之所不及以爲無用乎不應同一卦
變在一卦中其可以附會象辭者從而取之其不可以附會

象辭者從而置之朱子云某之說卻覺得有自然氣象者安
在也且易所謂往來上下者自內之外謂往自外之內謂來
上者上卦也下者下卦也今兩爻互換同在內卦而謂之往
同在外卦而謂之來同在上卦而曰下同在下卦而曰上卽
欲附會之而有所不能矣是朱子之卦變兩者俱爲無當宜
乎其說之不能歸一也

按邵子言重卦不易者八反復者二十八以三十六變而
爲六十四卦變之義數言盡之矣據此以釋象傳亦足矣
李挺之相生圖已傷煩碎況朱子之所定乎梨洲一一指
摘無微不彰但朱子專取十九卦者第就象傳所謂剛柔
往來上下內外者而求之其宅□□□□梨洲續舉諸曰

□□□□□□□□□□□□□□□□損剛益柔又□□

□□□□□□□□□□□□□□□□自上下下則剛柔□□

□□□□□□□□□□□□□□□□舉何獨遺之其它只□□□

□□□□來□下則其義卽本卦可見不必求□□□□

□□此例然朱子欲以卦變附先天之後□□□□氏反

對圖猶不失希夷本指今乃據相生圖以更定其法煩碎

甚於李氏而及其釋經也則又舍反對之卦而泛泛焉以

兩爻相比者互換爲變往來上下訖無定法亦安用此圖

爲也

經於六十四卦之首各列二體六畫卽卦變圖也剛柔往

來之義開卷了然何以別圖爲或曰誠用反對則每卦必

顚倒視之而後可以知彖傳之所謂不亦勞乎余曰人之

眼光雖至短兩卦相去尺幅間豈不能兼矚而必須顚倒

以視之此言眞兒童之見疑乎其所不足疑

右論朱子卦變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十五終

長沙王 賓
善化劉 鐸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十六

易圖明辨十

德清胡渭東樵著

象數流弊

南菁書院

本義圖說曰右易之圖九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自伏羲以上皆無文字只有圖畫最宜深玩可見作易本原精微之意文王以下方有文字卽今之周易然讀者亦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爲文王之說也

震川歸氏易圖論曰夏爲連山商爲歸藏周爲周易經別之卦其數皆同雖三代異名而伏羲之易卽連山而在連山卽歸藏而在歸藏卽周易而在周易未嘗別有所謂伏羲之易

也後之求之者卽其散見於周易之六十四卦者是已又曰以圖說易自邵子始吾怪夫儒者不敢以文王之易爲伏羲之易而乃以伏羲之易爲邵子之易也

按本義卷首列九圖於前而總爲之說所謂天地自然之易河圖洛書也伏羲之易先天八卦及六十四卦次序方位也文王之易後天八卦次序方位及六十四卦之卦變也本義卦變圖朱子爲釋彖傳而作非康節反對之旨故屬之後天是皆著爲圖者伏羲有畫而無辭文王繫彖周公繫爻孔子作十翼皆遞相發揮以盡其義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辭者所以明象數之難明者也而朱子顧以爲三聖人之易專言義理而象數闕焉是何說與且易之所謂象數著卦焉而已卦主象著

主數二體六畫剛柔雜居者象也大衍五十四營成易者數也經文粲然不待圖而明若朱子所列九圖乃希夷康節劉牧之象數非易之所謂象數也三聖人之言胡爲而及此乎伏羲之世書契未興故有畫而無辭延及中古情僞漸啟憂患滋多故文王繫彖以發明伏羲未盡之意周公又繫爻以發明文王未盡之辭一脈相承若合符節至於孔子紹聞知之統集羣聖之大成論者以爲生民所未有使伏羲文王周公之意而孔子有所不知何以爲孔子既已知之而別自爲說以求異於伏羲文王周公非述而不作之指也然則伏羲之象得辭而益彰縱令深玩圖書而得其精微亦不外乎文王周公孔子所言之理豈百家

衆技之說所得而竄入其中哉九圖雖妙聽其爲易外別傳勿以冠經首可也

右論四聖之易

宋史隱逸傳陳摶字圖南亳州眞源人始四五歲戲渦水岸側有青衣媪乳之是自聰悟日益及長讀經史百家之言一見成誦悉無遺忘頗以詩名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不求祿仕以山水爲樂自言嘗遇孫君仿麐皮處士二人者高尚之人也語摶曰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摶往棲焉因服氣辟穀歷二十餘年但日飲酒數杯移居華山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好黃白術有以摶名聞者顯德三年命華州送至闕下留止禁中月餘從容問其術摶對曰陛下爲四海之王當以致治爲念奈何留意黃白之事乎世宗不之責命爲諫議大夫固辭不受既知其無他術放還所止詔本州長吏歲時存問太平興國中來朝太宗待之甚厚九年復來朝上益加禮重謂宰相宋琪等曰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摶居華山已四十餘年度其年經百歲自言經承五代離亂幸天下太平故來朝覲與之語甚可聽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元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摶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沖天亦何益於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之表博通古今深究治亂眞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鍊無出於此琪等稱善以其語

白上上益重之下詔賜號希夷先生仍賜紫衣一襲留搏闕下數月放還山端拱初忽謂弟子蔣德昇曰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爲室吾將憩焉二年秋七月石室成搏手書數百言爲表其略曰臣搏大數有終聖朝難戀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華峰下張超谷中如期而卒經七日支體猶温有五色雲蔽塞洞口彌月不散搏好讀易手不釋卷嘗自號扶搖子著指元篇八十一章言導養及還丹之事宰相王溥亦著八十一章以箋其指搏能逆知人意齋中有大瓢挂壁上道士賈休復心欲之搏已知其意謂休復曰子來非有他益欲吾瓢耳呼侍者取以與之休復大驚以爲神有郭沆者少居華陰夜宿雲臺觀搏中夜呼令趣歸沆未決有頃復曰可勿歸矣明日沆還家果中夜母暴得心痛幾死食頃而愈華陰隱士李琪自言唐開元中郎官已數百歲人罕見者關西逸人呂洞賓有劒術百餘歲而童顏步履輕疾頃刻數百里世以爲神仙皆數來搏齋中人咸異之錢希白洞微志曰上卽位初鄧州觀察使錢太博若水雍容文雅亦近世奇士堅乞罷樞務遂拜禮部貳卿充集賢院學士其日晚余往謁賀諸客退獨相留後廳同坐因云某初應舉欲求解遂往華陰謁陳先生通刺後蒙倒屣相迎臨出執手約後十日卻相訪至期徑往迎入山齋地爐中已先有一僧擁衲對坐某揖之寒暄之禮亦甚簡傲少年壯氣頗不平之良久僧熟視某而謂陳曰無此骨法二公皆微笑雖驚其言而不敢詢問更有他客至乃逡巡先退次日某獨往見陳

且問僧名及言者何事陳曰此卽白閣道者也道行高潔學通天人至於知人尤爲有神仙之鑒欲勸留學道中心不決遂請道者質疑他云見足下非神仙骨法學道亦不能成但卻得好官能於急流中勇退耳又云他本在太白山累歲方一到此某再求見終不可得人生萬事知不可以力取張端義貴耳集云僧卽麻衣道者

按希夷老氏之徒也著指元篇言導養還丹之事則其能養生也可知矣觀賈郭二事及預決亡日則其能知來也可知矣養生魏伯陽之學也知來管輅郭璞之術也至所與游者多異人化形之後有異徵則其爲神仙者流又可知矣先天圖於造化陰陽之妙不無所窺見要之爲道家之易而非聖人之易其可以亂吾經邪

朱子答蔡季通書曰陰君丹訣見濂溪有詩及之當是此書雲笈七籤載陰眞君傳言陰長生者新野人也師事馬明生受太清金液神丹白日升天臨去著書九篇又陰眞君自序曰惟漢延光元年新野山之子受仙君神丹要訣道成去世副之名山蓋卽此所謂陰君丹訣也濂溪學本希夷圖心丹道此亦其一證彼之行此而壽考乃喫豬肉而飽者吾人所知蓋不止此乃不免於衰病豈坐談龍肉而實未得嘗之比邪魏書一哥已刻就前日寄來此必寄去矣校得頗精字義音韻皆頗有據依遠勝世俗傳本只欠教外別傳一句耳

書周易參同契考異後曰魏君後漢人篇題蓋倣緯書之目詞韻皆古奧雅難通讀者淺聞妄輒更改故比他書尤多舛誤今合諸本更相讎正其間尚多疑晦未能盡祛姑據所知

寫成定本其諸同異因悉存之以備參訂云空同道士鄒訢
雙湖胡氏曰鄒訢郎公姓名向解者以爲鄒者朱之轉訢者
熹之轉耳後據考異本原有註云按鄒本春秋邾子之國樂
記云天地訢合鄭氏註訢當作熹則
鄒訢二字卽朱熹二字他人不解也
題袁機仲所校參同契後曰予頃年經行順昌憩篔簹鋪見
有題煌煌靈芝一年三秀子獨何爲有志不就之語於壁間
者三復其詞而悲之不知題者何人適與予意會也慶元丁
巳八月七日時朱子年六十八再過其處舊題固不復見而屈指歲
月忽忽餘四十年此志眞不就矣道開偶讀此書竝感前事
戲題絕句鼎鼎百年能幾時靈芝三秀欲何爲金丹歲晚無
消息重歎篔簹壁上詩晦翁
調息箴曰鼻端有白我其觀之隨時隨處容與猗移靜極而
噓如春沼魚動極而翕如百蟲蟄氤氳開闢其妙無窮孰其
尸之不宰之功雲臥天行非予敢議守一處和千二百歲
答王子耕書曰病中不宜思慮凡百可且一切放下專以存
心養氣爲務但跏趺靜坐目視鼻端注心臍腹之下久自溫
暖卽漸見功效矣
按養生知來皆希夷之能事而朱子獨有取於養生者蓋
衰年病侵欲藉是以御之使德業更有所進耳觀鼻端之
白歎壁上之詩疑龍鮓之難嘗羨豬肉之易飽所謂寓意
於物而不留意於物也故金丹之訣不惟知之而身欲試
之撰參同契考異託名空同道士鄒訢而序啟蒙則曰雲
臺眞逸跋道德經則曰雲臺子及其奉祠雲臺也又寄陸

子靜書云熹衰病幸叨祠祿遂爲希夷直下諸孫艮以自慶其嚮慕之誠如此此太極眞圖所以期於必得也坎離龍虎未必非易中之一義但不可謂易專爲是而作耳

右論陳希夷

宋史道學傳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年二十游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爲河南人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卽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教乃事之才受河圖洛書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劭玩心高明以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衍宓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於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贈祕書省著作郎元祐中賜謚康節雍高明英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渾厚不見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顥初侍其父識雍議論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雍超詣之識務高雍所爲至謂雍有玩世之

意又因雍之前知謂雍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摭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邵子無名公傳曰朝廷授之官雖不强免亦不强起晚有二子教之以仁義授之以六經舉世尚虛談未嘗掛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常立異行故其詩曰不佞禪伯不訐方士不出戶庭直游天地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爲不偶七十康强不爲不壽此其名公之行乎

明道先生誌康節之墓曰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告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眾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概可見矣而先生醇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眾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其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

程氏遺書曰堯夫之學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於四者推到理處曰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有不

定然未必有術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爲人則直是無禮不恭惟是侮玩雖天地亦爲之侮玩如無名公傳言問諸天地天地不對弄丸餘暇時往時來之類

君實篤厚晦叔謹嚴堯夫放曠又曰堯夫道雖偏駁然卷舒作用極熟又能謹細行又曰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也伯淳言邵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卻於儒術未覩所得

世人之學博聞强識者豈少其終無有不入禪學者就其間特立不惑無如子厚堯夫然莫說之流恐未免此弊

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絕矣他疾甚革某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卻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

尹子曰邵堯夫家以墓誌屬明道太中伊川不欲因步月於庭明道曰顥已得堯夫墓誌矣堯夫之學可謂安且成太中乃許

上蔡語錄曰堯夫易數甚精自來推長厤者至久必差惟堯夫不然指一二近事當面可驗明道云待要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功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功夫明道聞說甚熟一日

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元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恁聰明伊川謂堯夫知易數爲知天知易理爲知人堯夫云還須知易理爲知天因說今年雷起甚處伊川云堯夫怎知某便知又問某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堯夫愕然他日伊川問明道曰加倍之數何如曰都忘之矣因歎其心無偏繫如此

朱子語類問康節學到不惑處否曰康節又別是一般聖人知天命以理他只是以術然到得術之精處亦非術之所能盡然其初只術耳又曰想它看見天下之事才上手來便成四截了其先後緩急莫不有定動中機會事到面前便處置得下矣只是用時須差異須有些機權術數也

老子窺見天下之事卻討便宜置身於安閒之地云清靜自治邵康節亦有些小似也問淵源錄中何故有康節傳曰書坊自增耳見孟子楊子取爲我章下

答汪尚書書曰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先生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温公橫渠之間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和靖之言恐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爲不同道之比妄意其然不識台意以爲然否抑康節之學抉摘窈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污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比之温公欲護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閒矣

厚齋王氏曰張文饒云處心不可著直略切下同著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先天之學止是此二語天之道也愚謂邵子詩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則心不著矣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則事不盡矣

按邵子之學源出希夷實老莊之宗派但希夷一言一動無非神仙面目而邵子則不尙虛談不立異行不落禪機不溺丹道粹然儒者氣象故二程樂與之游然觀其平日所論微有不滿於邵子者曰放曠曰偏駁曰無禮不恭曰空中樓閣曰儒術未見所得曰其說之流有弊瑕瑜不相掩亦未可謂推尊之至也及其爲墓誌則謂得之穆李者特因其材之所宜以爲入道之門戶則固以象數爲一家之學矣雖云自得者多不止穆李之所傳然終不離乎象數易道之大無所不包執一家之學而以爲伏羲之精意全在於此豈理也哉朱子於先天方位得養生之要於加一倍法見數學之精篤信季通意固有在吾何敢輕議但不當列諸經首以爲伏羲之易耳明道適僧舍見其方食而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此偶然語也設有人焉掇浮屠之戒律冠於禮經之首則荒矣胡文定於內典獨稱楞嚴圓覺亦謂彼教中有可取者耳設有人焉舉二書與中庸論語合爲一編則悖矣故吾以爲邵子之易與聖人之易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學者不可以不審也

右論邵康節

宋史隱逸傳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學佛折其禮歸於儒後學易於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以入郭曩氏者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爲嚴君平之師世傳易學蓍象數之學也定一日至汴聞伊川程頤講道於洛潔衣往見棄其學而學焉遂得聞精義造詣愈至浩然而歸其後頤貶涪實定之鄉也北山有巖師友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讀易洞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爲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高宗卽位定猶在汴右丞許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詣行在至維揚寓邸舍窶甚一中貴人偶與鄰餽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委金而去定袖而歸之其自立之操類此上將用之會金兵至失定所在復歸蜀愛青城大酉之勝棲遁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敬定而不敢名稱之曰譙夫子有繪像祀之者久而不衰定易學得之程頤授之胡憲劉勉之而馮時行張行成則得定之餘意者也定後不知所終樵夫牧童往往有見之者世傳其爲仙云初程頤之父珦嘗守廣漢頤與兄顥皆隨侍游成都見治篋簏桶者挾冊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致詰而篋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所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其後壹滋入洛問易於頤頤曰易學在蜀耳盍往求之滋入蜀訪問久無所遇已而見賣醬翁於眉邛閒與語大有所得不知所得何語也憲勉之滋皆闔人時行行成蜀人郭曩氏及篋叟醬翁皆蜀之隱君子也

朱子籍溪先生胡公行狀曰先生學易於涪陵處士譙公天

授久未有得天授曰是固當然蓋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先生於是喟然嘆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也邪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隱於故山

與汪尚書書曰郭子和云譙天授亦伊川黨事後門人熹見胡劉二丈說親見譙公自言識伊川於涪陵約以同居洛中及其至洛則伊川已下世矣問以伊川易學意似不以爲然至考其他言行又頗雜於佛老子之學者恐未得以門人稱也以此一事及其所著象學文字推之則恐其於程門亦有未純師者不知其所謂業者果何事邪

按朱子此言則譙定僅識伊川於涪陵而入洛則不及見史稱先受易於洛後復從遊於其鄉者妄也徽宗朝蔡京用事禁毋得挾元祐書自是伊洛之學不行時胡劉二公皆在太學而定適至聞其嘗與伊川遊故慨然師事之所欲聞者義理也而定本象數之學不能有所益定於伊川不純師二公於定亦未純師也故朱子雖游二公之門而不得見希夷之眞圖晚使蔡季通入峽乃購得之易學在蜀亦必非伊川語蓋其徒知象數非儒者所尚故自附伊川之易以張其學修史者不能裁擇因而書之以爲傳實不然也昔嚴君平著老子指歸而郭曩氏始祖爲其師然則定所受乃老子之易其於聖人之道猶爝火之於日月也何足選哉何足選哉

右論蜀隱者

李潛麻衣道者正易心法序曰此書頃得之廬山一異人或云許堅或有疑而問者余應之云何疑之有顧其議論可也昔黃帝素問孔子易大傳世尚有疑之嘗曰世固有能作素問者乎固有能作易大傳者乎雖非本眞是亦黃帝孔子之徒也余於正易心法亦曰世固有能作之者乎雖非麻衣之徒也胡不觀其辭文議論乎一滴眞金源流天造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翩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實物外眞仙之書也讀來十年方悟浸漬觸類以知易道之大如是也得其人當與共之

正易心法曰卦象示人本無文字使人消息吉凶嘿會易道不傳乃有周孔周孔孤行易道復晦又曰易道彌滿九流可入當知活法要須自悟又曰世俗學解浸漬舊聞失其本始易道淺

跋曰五代李守正叛河中周太祖親征麻衣語趙韓王曰李侍中安得久其城中有三天子氣未幾城陷時周世宗與本朝太祖侍行錢文僖公若水陳希夷每見以其神觀清粹謂可學仙有昇舉之分見之未精使麻衣決之麻衣云無仙骨但可作貴公卿耳夫以神仙與帝王之相豈易識哉麻衣一見決之則其識爲何如也卽其識神仙識帝王眼目以論易則其出於尋常萬萬也固不容於其言矣乾道元年冬十有一月初七日玉溪戴師愈孔文撰

南軒張氏曰嗚呼此眞麻衣道者之書也其說獨本於羲皇之畫推乾坤之自然考卦脈之流動論反對變復之際深矣

其自得者歟希夷隱君實傳其學二公高視塵外皆有長往不來之願抑列禦寇莊周之徒歟雖然概以吾聖門之法則未也形而下者謂之器或者有未察歟其說曰六十四卦惟乾與坤本之自然是名眞體又曰六子重卦乾坤雜氣悉是假合無有定實予則以爲六子重卦皆乾坤雜氣之妙用眞實自然非假合也希夷述其說曰學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腳跡下盤旋予則以爲學易者須於周孔腳跡下尋來然後羲皇心地上可得而識推此可概見矣然其書之傳固非牽於文義鑿於私意者所可同年而語也

朱子書麻衣心易後曰此書詞意凡近不類一二百年前文字如所謂雷自天下而發山自天上而墜皆無理之妄談所

謂一陽生於子月而應在卯月乃術家之小數所謂由破體煉之乃成全體則爐火之末技所謂人間萬事悉是假合又佛者之幻語耳其他此比非一不容悉舉要必近年術數末流道聽塗說掇拾老佛醫卜諸說之陋者以成其書而其所以託名於此人則以近世言象數者必宗邵氏而邵氏之學出於希夷於是又求希夷之所敬得所謂麻衣而託之以爲若是則凡出於邵氏之流者莫敢議已而不自知其說之陋不足以自附於陳邵之間也

再跋麻衣易說後曰予既爲此說後二年假守南康始至有前湘陰主簿戴師愈者來謁老且蹙使其壻自掖而前坐語未久卽及麻衣易說問其師傳所自則曰得之隱者問隱者

誰氏則曰彼不欲世人知其姓名不敢言也既復問之邦人則皆曰書獨出戴氏莫有知其所自來者予後至其家見几閒有所著雜書一編取而讀之則其詞語氣象宛然麻衣易也予以是始疑前時所料三五十年以來人者既是此老既歸卽取觀之則最後跋語固其所爲而一書四人之文體製規模乃出一手然後深信所疑之不妄是時戴病已昏不久卽死遂不復可窮詰獨得其易圖數卷閱之又皆鄙陋瑣碎穿穴無稽如小兒嬉戲之爲者欲以其事馳報敬夫則敬夫亦已下世因以書語呂伯恭伯恭曰吾病廢有年乃復爲吏然不爲他郡而獨來此豈天固疾此書之妄而欲使我親究其實耶時當塗守李壽翁侍郎雅好此書伯恭因以予言告之李

亟以書來曰卽如君言斯人而能爲此言亦吾所願見也幸爲津致使其一來予適以所見聞報之而李已得謝西歸遂不復出不知竟以予言爲何如也

陳氏書錄解題曰舊傳麻衣道者授希夷先生崇寧間廬山隱者李潛得之凡四十二章蓋依託也朱侍講云南康主簿戴師愈撰乃不卽嘿底禪不卽嘿底修養法不卽嘿底時日法王炎曰洛水李壽翁侍郎喜論易炎嘗問曰侍郎在當塗板行麻衣新說如何李曰程沙隨見屬炎曰恐託名麻衣耳以撲錢背面喻八卦陰陽純駁此鄙說也以泉雲雨爲陽水以澤爲陰水與夫子不合李曰然然亦有兩語佳炎曰豈非學者當於義皇心地上馳騁不當於周孔腳跡下盤旋耶然

此二語亦非也無周孔之辭則義皇心地學者何從探之李

無語

按是書託名麻衣序跋與書及注同出一手其他踳駁之說無論獨李壽翁所賞二語貽誤學者不淺然其言實出希夷觀物外篇曰先天學心法也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亦即所謂義皇心地上馳騁不於周孔腳跡下盤旋也麻衣小說家以爲即白閣僧相錢若水者其人蓋孫君仿麐皮處士之流縱令是書眞出麻衣吾亦深惡而痛絕之況戴師愈乎

右論麻衣道者

潛溪宋氏濂淳生贊序曰濂淳生者盱江廖應淮海學也抱負

氣好研摩運世推移及方技諸家學年三十游杭上疏言丁大全誤國狀大全怒中以法配漢陽軍生荷校行歌出都門道旁觀者嘖嘖壯之抵漢江濱遇蜀道士杜可大揖曰子非廖應淮邪生愕然曰道士何自知之可大曰宇宙太虛一塵耳人生其間爲塵幾何是茫茫者尚了然心目間矧吾子邪然自邵堯夫以先天學授王豫天悅天悅死無所授同葬玉枕中未百年而吳曦叛盜發其冢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觀象數十篇余賄盜得之今餘五十年數當授子吾俟子亦久矣乃言於上官脫其籍盡敎以冢中書其算由聲音起生神鑒穎利可大指畫未到者生已先意逆悟可大自以爲不及學既成去隱宣歙閒遇余安裕弋陽將敎之安裕勸生業中庸生瞠目厲聲曰俗

儒幾辱吾康節於地下矣復去之杭客賀外史家晝市大衍數夜沽酒痛飲飲卽吐吐卽飲不醉如泥不休醉中嘗大叫曰天非宋天地非宋地奈何奈何語聞賈似道遣客叩之生曰毋多言浙水西地髮白時是其祥也似道未解復召至屏人與語生曰明公宜自愛不久宋鼎移矣似道惡其言掩耳走生亦徑出過曾淵子家索酒轟飲酒酣作嬰兒啼曰大廈將焚燕猶呢喃未已卵復賦歌以見意都人士聞之競指以爲怪民不與接獨太學生熊朋來聖猶時造其廬生私執熊手謂曰吾端居層樓聞空中戎馬百萬來人鬼作哭泣聲壬申襄樊陷甲戌宮車晏駕乙亥長江飛渡似道亦殛死臨漳丙子三宮播遷諸王大臣皆南北亂走噓唈事耳子不去欲何爲居亡何宋事日非沿江州郡望風奔潰生大慟曰殺氣又入閩廣中吾不知死所矣遂遁去其言無一不驗後四年病死處州學中年五十二無子一義女從之生宗堯夫先天之學頗自謂知易每見諸易師傳疏不問淺深輒詆駁以爲樂及論後天則尊義畫爲經象爻繫辭爲傳黜文言彖象二傳爲九師之言且謂說卦非聖筆不能作上下繫乃門人所述序卦直漢儒記耳蓋生聰明絕人未聞道而驟語數故其論經多失中然性使酒難近又好訐人陰私人面頸發赤不顧罕有從其學者唯國子簿吳浚進士彭復樂師之浚不卒業復屢受唾斥不怨生將遁時召復至口發例手布簀雖平昔所靳若終身不示人者一舉授復復又授郡陽傅立云或曰生瀕死語女曰吾死後一月朝中命山姓烏名使者來徵

吾及傅立立當過吾門汝可出藏書示之立當以此致大官後
皆如其言所謂山姓鳥名崔鵬飛也生所著書有元元集麻衣
星野指南象滋統會聲諧畫前妙旨數十萬言今猶間傳於世

贊不錄

余自幼既見長老談漠淮生事近見李淦性學及戚光子實
所造文又知生爲詳以生之精藝如此而修宋史者不列之
方技傳中殊可恨也故予愍之特序之又傷易道之微澈而
贊之惜乎子文無陋不能永生也然予情亦至矣濂志

按程可久云易以道義配禍福得正而斃則吉詭遇獲禽
則凶此千古格言也嚴君平精於卜筮與人子言依於孝
與人臣言依於忠猶不失開物成務之意管輅善言易亦
嘗以謙壯諷何晏請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
之義未嘗近舍周孔遠宗羲畫也自先天之學興而易道
之蓁蕪甚矣廖應淮自謂得康節眞傳而其所談者唯禍
福無一字及於道義罔知忌諱屢觸危機其不爲京房郭
璞特幸而免耳驗之最大者如宋亡而究竟分毫無補亦
安用前知爲也余安裕勸讀中庸蓋以索隱行怪聖人之
所不爲而無道不黙亦非明哲保身之事故微辭以規之
而應淮不自覺寤詆爲俗儒其於易也訓悔程張卑視周
孔二篇獨尊羲畫十翼專取說卦鄙倍之論全無忌憚豈
僅失中而已邪世俗溺於所聞爭言象數黃口小兒人人
欲爲邵子而二篇十翼東之高閣邪說橫行聖眞滅息矣

雖曰末流之極弊抑先天心法之傳有以導之使然也其
後劉秉忠李俊民等專治皇極經世數而顧以易鳴唯資
中黃澤楚望謂當因孔子之言上求文王周公之意可謂
粹然一出於正然非屏棄九圖則黃霧不披青天曰日終
不可得而見也

右論漠涛生

王氏弼周易略例明象篇曰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
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於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於
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
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
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
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
生於意而存象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象也所存者在意言生於象而
存言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言也所存者在象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
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盡
意而象可忘重畫以盡情而畫可忘也盡和同之意忘其天火之象得同志之心拔茅之畫可棄是故觸類可爲其象合義可爲其徵義苟在健何必馬乎
類苟在順何必牛乎大壯九三有乾亦云羝羊坤卦无乾象亦云牝馬爻苟合順何必
坤乃爲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遯无坤六三亦稱牛明夷无乾六二亦稱馬而
或者定馬於乾案文責卦有馬无乾則僞說滋漫難可紀矣互
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縱
復或值而義无所取蓋存象忘意之由也失魚兔則空守筌蹄
遺健順則空說龍馬

忘象以求其意義斯見矣

陵陽李氏心傳丙子學易編曰自周之衰言易者寖失義文之意而牽合破碎或反資以爲亂故夫子作十翼專以義理明之其後讖緯之學興而飛伏互體之文王遁九宮之說紛紛然並出皆託易以行世至王輔嗣乃獨辭而闢之其視兩漢諸儒可謂賢矣惜其溺於時好乃取莊老之妄以亂周孔之實故易之道終不明於世

按王氏筌蹄之喻雖出於莊子而其義不同其所謂忘言忘象者亦謂學易者觀象玩辭期於自得久之當有所融釋脫落耳非若爲先天之學者欲盡棄周孔之言專於羲皇心地上馳騁也卽其卦爻之解間有涉於虛無者亦皆

莊老之微旨與坎離龍虎之說精粹相去遠矣故伊川教人且看王輔嗣胡翼之不爲百家衆技所惑也宋人奉陳邵爲伏羲而顧斥輔嗣莊老吾不知其何說矣

程子易傳序曰易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

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无閒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

遺書張閎中以書問易之義本起於數程子答曰謂義起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所尚非儒者之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已又曰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見乎辭者也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朱子曰自秦漢以來攷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宏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則惟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後之君子誠能日取其一卦若一爻者熟復而深玩之如已有疑將決於筮而得之者虛心端意推之於事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無所求而不得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亦無處而不當矣

鄱陽馬氏端臨曰按伊川之易精於義理而略於卜筮象數此固先儒之說然愚嘗以爲易之象數卜筮豈出於義理之外蓋有此理則有此象有此數而卜筮之說其所謂趨吉避

凶悔迪從逆云者又未嘗不一出於義理平時本諸踐履則觀象玩辭此義理也一旦謀及卜筮則觀變玩占亦此義理也初不必岐而二之

項氏周易玩辭自序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讀易之法盡於此矣易之道四其實則二象與辭是也變則象之進退也占則時之吉凶也不識其象何以知其變不通其辭何以決其占然而聖人因象以措辭後學因辭而測象則今之讀易所當反覆紬繹精思而深味者莫辭若也於是作周易玩辭又曰程子平生所著獨易傳爲全書安世受而讀之三十年矣今以其所得於易傳者述爲此書而其文无與易傳合者合則无用述此書矣世之友朋以易傳之理觀吾書本末條貫无一不本於易傳者以易傳之文觀吾書則未免有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之怒知我者此書也罪我者此書也鄱陽馬氏周易玩辭序曰易有聖人之道四變與象居其二焉自義理之學大明而變象之說幾晦先儒欲救其弊則曰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爻爲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愚嘗以爲變之說不一有隨時之變如彖象小象文言繫辭各自一義是也有逐爻之變如九六七八陰陽老少是也有逐卦之變如剛柔往來互體飛伏是也象之說亦不一有卦畫之象陰陽奇耦三連六斷是也有大象之象天地風雷山澤水火是也有說卦之象乾爲馬坤爲牛乾爲首坤爲腹之類是也至簡要者隨時之變也至支離者逐卦之變也至

精微者卦畫之象也至瑣碎者說卦之象也必研究其簡要精
微者而不拘泥其支離瑣碎者則曰象曰變固無非精義至理
之所寄也豈有二哉

按象辭變占四者說易之綱領也伊川歸重於辭平庵因
之愚則謂辭本乎象象尤不可忽故夫子曰聖人立象以
盡意繫辭焉以盡其言又曰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象
者二體六爻之畫是也而王輔嗣以乾牛坤馬之類當之
朱子謂如初九潛龍勿用一辭中四者俱備初九變也潛
龍象也勿用占也愚則謂潛龍牝馬等語若詩之比興總
謂之辭非夫子之所謂象平庵云凡卦辭皆曰彖凡卦畫
皆曰象未畫則其象隱已畫則其象著故指畫爲象非謂
物象也大象總論六畫之義小象各論一畫之義故皆謂
之象其曰天曰龍者自因有象之後推引物類以明之耳
本稱之象非此之謂也斯言可以正諸儒之失未筮謂之
辭筮得其辭謂之占亦非但勿用二字爲占也

京山郝氏敬談經曰羲畫始呈元旨苞絡如夜半子陽初動晨
光未熹夏商之易不可覩矣然使其無憾文王必不更演易至
文王周公抽厥元緒但其辭旨深約如平旦昧爽曲房晏起尚
未知曙迨夫子十翼贊揚幽隱畢達揭日月而行康莊大明中
天矣旋罹秦火六籍散越而易獨存後生捧完璧誠斯文大幸
奈何更生異端稂莠其眞苗礫裂其同體妄謂義聖有不傳之
祕使緯稗鑿起詆夫子十翼爲一家言離經叛道莫此爲甚

近時博士家承邵朱之說謂三聖不同易病分經合傳之非古歸咎王弼此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夫謂經傳不可合者以書同而道異言同而人異如春秋諸傳於經則誠未可合也義文周孔奚不合之有由孔子視三聖爲古自視爲傳由今視四聖則皆古也皆經也孔子何遂不如左公穀傳春秋世儒不病左公穀合春秋而病十翼合易以伸四聖不同易之說謬也

邵堯夫造爲先天方圓等圖好事詫爲新奇修鍊羽流緣飾龍虎鉛汞姹女嬰兒爲參同悟眞等書乍見奇僻叩之不過存神馭氣以求長生而珍祕自喜援易爲口實聖人作易易簡開物患人不知而小說誣世唯恐人知心術已冰炭矣禮云假鬼神時日卜筮疑眾者殺學者反尊崇其說甚矣人之好怪也

學易枝言曰義聖世無文字三才義理無憑發揮爰始畫卦設象不得已也設有文字便敷演成辭豈好爲隱乎揚雄識字旣多而索隱鉤藏別構方州部家爲元儗易則心勞而日拙矣易爻辭象義誠有不可盡解者前人不傳後人何述要之精微中之易簡愚不肖可知易簡中之精微聰明才辯者未悉如管公明郭景純卜筮焉可謂之非易然亦曰道之一端耳子云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三才之要人所當知者王輔嗣程正叔諸君子所言不可勝用矣

聖人作易立人之道而已學易者亦學爲立人之道而已又曰朱元晦謂孔子之易非文王周公之易愚謂孔子贊易祇爲立

人之道學者日用切要而言誠有之但聖人說理發揮人道卽函蓋三才萬象無不胳合與義文周公無二

按莊生曰易以道陰陽此非周之言而古之言也蓋古者三易之法掌於太卜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非但彖爻之辭自爲一書卽如春秋內外傳所載諸繇辭亦不得與焉其所見者唯二體六畫剛柔雜居之象以爲道陰陽宜也至於文王繫彖周公繫爻則固以陰陽推之於人事而所言無非仁義中正之歸矣孔子作十翼則又發彖爻之蘊竭盡而無餘焉聖人之所以窮理而盡性君子之所以反身而寡過皆在此書奚止道陰陽哉微三聖之辭則伏羲作易之旨鬱而不

明萬古如長夜矣而顧謂三聖不如伏羲何歟且夫三才之道在天曰陰陽在地曰柔剛在人曰仁義其爲性命之理則一也洪範由天道以推之人道中庸由人道以合之天道蓋天人之理未有不歸於一致者也三聖所重在人道而天地之道亦無不備焉伏羲時未有文字不得已而畫奇耦以垂教陰陽可以畫見而仁義不可以畫見故說者但以爲道陰陽而不知伏羲之旨專在立人之道也苟其有文字則亦必言及仁義矣伏羲而無言也伏羲而有言安知不與三聖同辭乎老莊之徒掊擊仁義故厭薄周孔之辭以爲不足道儒者不能辭而闢之反爲老推波助瀾尊伏羲不言之教抑三聖闡幽之辭豈不悖哉仲輿解

經多所創獲而尤不喜宋儒愚未敢深信獨論易數則最爲精確其曰聖人作易立人之道而已此語大有裨於來學故特表而出之且爲之暢其指趣焉

東涯陳氏言易疑自序曰易非聖人卜筮之書也卜筮以聖人之書爾伏羲畫卦原神於太乙起數於陰陽類象於萬物通幽於神明和順於道德性命無乎弗括文王於卦爲之辭以明其象類周公於爻爲之辭以盡其變化孔子於卦爻爲之彖象文言繫辭說序雜卦以闡義文周公之義理使學者修此而吉悖此而凶淵乎廣矣而非作之以卜筮也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辭象變占是也孔子見卦爻之有辭象變占言焉而廣大動焉而吉凶制器焉而罔網舟楫之用卜筮焉而神物大衍之策斯徧舉之矣而未嘗專於卜筮也夫易何止五經之原天地神化之奧而於卜筮之技精之則未矣秦漢諸儒考象辭則泥術數論義理則淪空寂而不知孔子之易先義理而託象數者也蓋體其卦爻之蘊察乎辭象變占之理通乎言動制器卜筮之用用之所向卽理也理之所協卽占也占之所利卽用也是孔子之易也而非專於卜筮明矣是故學者索卜筮於卦爻之外參程傳於本義之中斯孔子之易備矣作易疑

朱氏綬易經精蘊自序曰周子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其蘊維何凡象象文言繫辭說卦皆是宋儒以周禮言太卜掌三易故專作卜筮之書歷詆大聖理義之言不少假借愚於此大懼深求其病只在太卜掌三易之一言耳不知

易有理有象有數理卽蘊之發象卽精之寓數因一以積畫卦示象之吉凶繫辭論理之吉凶數之吉凶未之明故立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吉凶也觀象玩辭聖人體易君子學易以成盛德大業至矣庸人不能故立占人筮人七八九六揲蓍求卦不過筮更筮咸尤細事耳易無不該天地有此數不立筮法以成變化則天地閒缺此一藝非謂易道易象舉在此筮專作卜筮之書也夫子欲加年學易期無大過豈在占筮乎況占筮專於動而不主於靜一於用而不由於體求諸神而不求諸已失無算矣使一委之卜筮而平日無玩易之功遇吉行之而已遇凶避之而已君子將何以自彊不息將何以厚德載物學者無用雜悔吝之介無用震无咎之悔六十四卦訓戒之言皆作虛文矣洪惟聖朝用易爲首經取士而只在占筮授受豈不誤甚無由挽之回車就道徒抱憤耳自知得罪於先儒取譏當世獨賴聖人爲之依歸用以自解云

二泉邵氏寶序精蘊曰易爲性命道德之原而開物成務仲尼贊之詳矣惟其道無不備故百氏宗之卜筮者技之至微者也自朱子本義一出學者翕然從之夫方術談於庸醫聽者不能什一惟夫和扁一言雖或盡變軒岐之書人將謂其有據也朱子名冠諸儒道行今古誠吾儒之和扁矣專主卜筮之說疇不謂其有據乎哉序序以之而教人科目因之而取士習尚成風安固而不搖矣嗚呼此文佩朱公所以深懼而精蘊之書不容於不作也書凡二十四卷一以孔子義理之言爲主按卦推辭

隨爻悉義一覽之間而四聖之心昭然在目其有功於斯道也大矣雖然本義無心於晦道精蘊豈有心於矯弊哉一念所主而得失因之紫陽有知必將感其救正之功也君曰有罪夫豈然哉

都氏穆序精蘊曰客有問穆者曰易有卜筮之道乎穆曰然主卜筮而作乎曰否請以水喻崑崙上源發而爲江漢河淮以迨溝澮溪渠皆水也居溪者曰水以溪而生也濱澗者曰水以澗而出也舉一廢百知水不亦淺乎孔子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夫以大成之聖欲學易以免過易之道可知矣豈卜筮所可盡哉

顧氏日知錄舜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詩云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洪範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孔子之贊易也亦曰人謀鬼謀（祖伊告紂言格人元龜亦先人後龜）夫庶人至賤也而猶在著龜之前故盡人之明而不能決然後謀之鬼焉故古人之於人事信而有功於鬼也嚴而不瀆

子之必孝臣之必忠此不待卜而可知也其所當爲雖凶而不可避也故曰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又曰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善哉屈子之言其聖人之徒歟

卜居屈原自作設爲問答以見此心非鬼神吉凶之所得而移耳王逸序乃曰心迷意惑不知所爲往至太卜之家決之著龜冀聞異策以定嫌疑則與屈子之旨大相背戾矣洪興祖補注

曰此篇上句皆原所從下句皆原所去時之人去其所當從從其所當去其所謂吉乃原所謂凶也可謂得屈子之心者矣

禮記少儀問卜筮曰義與志則可問志則否子孝臣忠義也違害就利志也卜筮者先王所以教人去利懷仁義也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南蒯將叛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且夫易不可以占險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南蒯果敗是以嚴君平之卜筮也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而高尤亦有筮者當依附爻象勸以忠孝之論其知卜筮之旨矣

申鑒後漢荀悅撰 或問卜筮曰德斯益否斯損曰何謂也吉而潛凶而救之謂德吉而恃凶而怠之謂損

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告其爲也告其行也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若是則無可爲也無可行也不當問問亦不告也易以前民用也非以爲人前知也求前知非聖人之道也是以少儀之訓曰毋測未至

郭璞嘗過顏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

文中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 鍼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

金史方伎傳序曰古之爲術以吉凶導人而爲善後世術者以休咎導人而爲不善

易爲卜筮之書與醫藥種樹並稱秦人之見也然其說亦有所自來古者太卜所掌唯夏商以來相傳之繇辭如左氏之所載者而文王周公易象之書則藏於周魯之太史氏故陳厲公時周史始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而有觀六四之占及昭公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始見易象與魯春秋可見易象之書他國不皆有孔子十翼則作於晚年而傳之商瞿子木尚未流行於世（杜預曰汲縣有發舊冢者得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於遠國也）秦燔在西垂何由得見李斯未必知卽知之亦必不信其以易爲卜筮之書無足怪者而儒者遂謂易專爲卜筮而作夫伏羲旣畫八卦而卽制蓍爲筮法孔子贊易亦以蓍龜爲神物而深明其用謂易爲卜筮之書無甚礙但謂伏羲作易專爲卜筮而文王周公孔子卻說出許多義理非伏羲之本義是則大可疑耳夫義理必藉文字以傳伏羲時書契未興故立象以盡意卦畫有形而義理無形有形者可見而無形者不可見然其意實在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也三聖遞相祖述發揮仁義之旨而伏羲之意乃大白於天下安得謂孔子之易非文王周公之易文王周公之易

非伏羲之易乎伏羲之易有畫無辭農夫紅女百工商賈皆得而用之者也（如後世楚巫打瓦越人雞卜雖無辭亦自有占法）若夫夏商以來之繇辭及文王周公之彖爻唯卜史能用之至於孔子之十翼則卜史亦不能知唯士大夫好學深思者能知之耳益易至孔子而其道始爲處憂患無大過之具與詩書禮樂同其切要人倫日用所不可斯須去者而非徒卜筮之書矣幸而秦火不及學者得見完書上可以窮理而盡性下之可以反身而寡過顧徒以農夫紅女百工商賈不能用而欲崇不言之教視繫辭如糟粕毋乃過爲高論墮老莊之環中而不覺也乎且夫卜筮之事非君子所常有也善當爲惡不可爲乃心自明何必筮死生富貴非人之所能爲亦焉用筮惟天下大事人但能料其可否而氣數推移有非鬼神不能知者是之謂大疑於是乎謀及乃心謀及卿士庶人而復謀及卜筮焉故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然必其居也有觀象玩辭之學而後其動也有觀變玩占之明（動謂將有行洪範曰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凶靜郎此所謂居作郎此所謂動也）計一歲之中居之時多動之時少及其動也不疑之事什九可疑之事什一其大疑者又加少焉君子之於卜筮亦未嘗數數也聖人豈專爲卜筮而著一書使天下後世之人日日端策拂龜聽命於鬼神而不務民義也哉亭林論卜筮十則可以筮宋人之膏肯余故備錄之而綴以管見如此

日知錄曰孔子論易見於論語者二章而已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是則聖人之所以學易者不過庸言庸行之間而不在乎圖書數象也今之穿鑿圖象以自爲能者畔也

記者於夫子學易之言而郎繼之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者皆言易也人言也是知夫子平日不言易而其言詩書執禮者皆言易也人苟循乎詩書執禮之常而不越焉則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矣故其作繫辭傳於悔吝无咎之旨諄諄焉而大象所言凡其體之於身施之於政者無非用易之事然辭本乎象故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觀之者淺玩之者深矣其所以與民同患

者必於辭焉著之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若天一地二易有太極二章皆言數之所起亦贊易之所不可遺而未嘗專以象數教人爲學也是故出入以度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文王周公孔子之易也希夷之圖康節之書道家之易也自二子之學興而空疏之人迂怪之士舉竄迹於其中以爲易而其易爲方術之書於聖人寡過反身之學去之遠矣

黃氏象數論序曰夫易者範圍天地之書也廣大無所不備故九流百家之學俱可竄入焉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說而於易之本意反晦矣漢儒林傳孔子六傳至菑川田何易道大興吾不知田何之說何如也降而焦京世應飛伏動爻互體五行納甲之變無不具者吾讀李鼎祚易解一時諸儒之說蕪穢康

莊使觀象玩占之理盡入於淫聲方技之流可不悲夫有魏王
輔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時歲月五氣相推悉皆
擯落多所不關庶幾潦水盡而寒潭清矣顧論者謂其以老莊
解易試讀其注簡當而無浮義何曾籠落元旨故能遠歷於唐
發爲正義其廓清之功不可泯也然而魏伯陽之參同契陳希
夷之圖書遠有端緒世之好奇者舉王注之淡薄未嘗不以別
傳私之逮伊川作易傳收其昆侖旁薄者散之於六十四卦中
理到語精易道於是而大定矣其時康節上接种放穆修李之
才之傳而創爲河圖先天之說是亦不過一家之學耳晦庵作
本義加之於開卷讀易者從之後世頒之學官初猶兼易傳並
行久而止行本義於是經生學士信以爲羲文周孔其道不同

所謂象數者又語焉而不詳將夫子之韋編三絕者須求之賣
醬箍桶之徒而易學之榛蕪蓋仍如京焦之時矣自科舉之學
一定世不敢復議稍有出入其說者即以穿鑿誣之夫所謂穿
鑿者必其與聖經不合者也摘發傳注之訛復還經文之舊不
可謂之穿鑿也河圖洛書歐陽子言其怪妄之尤甚者且與漢
儒異趣不特不見於經亦是不見於傳先天之方位明與出震
齊巽之文相背而晦翁反致疑於經文之卦位生十六生三十
二卦不成卦爻不成爻一切非經文所有顧可謂之不穿鑿乎
晦翁曰談易者譬之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路光明若
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豈不更好斯言是也奈何添入康
節之學使之統體皆障乎世儒過視象數以爲絕學故爲所欺

余一一疏通之知其於易本了無干涉而後反求之程傳或亦廓清之一端也

按史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好老莊書祖尚虛無以六經爲聖人之糟粕天下士大夫慕效成風迄江左而未艾故范甯謂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今觀弼所注易各依彖爻以立解開有涉於老莊者亦千百之一二未嘗以文王周公孔子之辭爲不足貴而糟粕視之也獨爲先天學者欲盡廢周孔之言而專從羲皇心地上尋求是其罪更浮於王何矣儒者不之闢而反助其狂瀾以爲三聖人之易非卽伏羲之易何耶亭林梨洲之論大有造於易學故殿之篇末以告天下之習非而不悟者

右論學易正宗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十六終

長沙王 賓 校
善化劉 鐸